





瑤塔之莊嚴、及拿翁墓之壯闊、永爲吾人感思之寶、自歐戰以來、華工到者先後數萬、今尙數千、安南人習是、多娶法婦、爲移民、有樂不思蜀之意、一英人告余、法人之治安南、確用土國歐種之政策、及大戰時、法前敵皆安南軍、法之死者固不夥、而留法生予以蕃而其種姓者、所在皆是、不啻以法爲安南殖民場也、自蔡子李石有言吳興基三君、則識論法爲學、於是風潮迭起、今早二三千人、約會吳興基名、而工學頗難、於是風潮迭起、今早引退、蔡幾受辱、吳亦閉迹、公使被刺未成、隨自創甚重、三巴黎、僅有學生七八百人、除官費外、自費人約創其五、工作者約十三、餘均無以自存、而回國者、有費人者、有人飯者、有犯事繫獄者、有勞傷致命者、有發瘋蹈海者、其最案殊慘也、學觀、開會立到者極稀、各存門戶之見、有曾址如此、此固非一人之咎也、某君留法日久、告余勤工儉學生之缺點、大約年齡太稚、程度太低、意此言太無準備、日見其出自給生慣之家、不勤工、不愛學也、法文、終至如一日、星期則自洗衣、鹹難能而可貴矣、然此特千中之一、後他種操、潔白、某勤、儉學一手杖策、一手挾女晚、見法人俄越、之倫、儉學、潔白、某勤、儉學一手杖策、一手挾女晚、見法人俄越、留法仙人人何以能彰威星其地下、此等情況、非躬歷者不能知其詳也、留法女學生亦數千、多從歐戰女士來、鄭爲中國女子留法大業、畢業第一人、攻法律學、現爲博士候補者、家本殷富、人復開通、所居結構絕佳、家庖尤精、庖者常滿、各界多有往還、入日爲社會之花、或稱爲使館第二、華人遊法京者無不嘖嘖道鄭女士也、此間